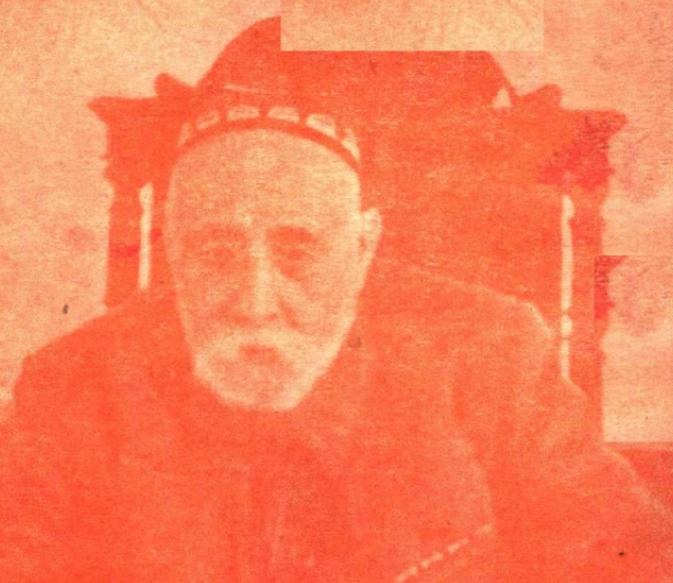


蘇聯文學名著選譯種八第

# 市城

尼啟 著譯  
艾藤 S.  
蘇聯草大



國際文化服務社印行

蘇聯文學名著選譯  
第八種

雨城

(布哈拉回憶錄之一)  
蘇聯 S·艾尼 著  
大草 廉 啓 合譯



國際文化服務社印行

蘇聯文學名著選譯第八種

城 市

原 名 Bukhara

原著者 S. Aini

中譯者 大草 藤啓

審校者 千羽

出版者 國際文化服務社

地址：上海虹口乍浦路七十五號

電話：46364 46365

出版日期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初版 1—5000册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 前記

本書是從一九五三年九月號英文版「蘇聯文學」上譯出的，並請千羽先生參照俄文譯本校閱，英譯本漏譯的或有出入的地方，略加補充和修正。英譯題名就是「布哈拉」，“Bukhara”，俄譯本在「布哈拉回憶錄」的總名下，分為兩部，一是「鄉村」，一是「城市」，如今所譯就是「城市」的這一部份。關於作者及塔吉克斯坦人民的歷史，在同期「蘇聯文學」上，有着比較詳細的記述，特介紹於後。

塔吉克人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居住在蘇聯的一個中亞細亞的共和國裏。他們的文學有內容豐富、趣味濃厚的歷史。塔吉克的詩，在它的許多世紀的發展過程中，吸收了很多的羣衆的智慧，達成了極顯著的完整的形式。塔吉克的詩是充滿着原始的嫋嫋和深奧的哲理的。

現代的塔吉克詩人們和散文作家們繼承了他們過去的偉大先輩的傳統。今天塔吉克的文學是名符其實的人民文學，不但保留了祖國的傳統，而且盡量地吸引了別國的文藝上的成就，尤其是蘇聯的。十月革命以後，當塔吉克人，在俄羅斯人民幫助下，解除了沙皇制度的桎梏，推翻了令人窒息的封建統治，他們終於和別國人民得到文化的自由交流。俄國古典文學和蘇維埃文學對於塔吉克文化的發展有着功效卓著的影響，塔吉克文化在形式上是民族的，在內容上是社會主義的。

本期的蘇聯文學登載了薩德里丁·艾尼的「布哈拉回憶錄」的第二部。塔吉克的老練的詩人和作家的這部近著，是現實主義的記事的良好的例子，革命前的塔吉克文學是沒有過這種手法的。回憶錄的第一部，叫做「鄉村」，寫的是作者的童年，第二部「城市」，是講他的青年時期的。

艾尼經歷了長期的多事的人生。他於一八七八年，生在一個貧農的家庭裏，他得克服許多困難纔打開了他的識字求知的道路。

布哈拉的伊默爾是沙皇的僕從和統治塔吉克的封建暴君，他盡了一切可能來隔絕進

步的俄羅斯文化對他那被壓迫的人民的影響。當布哈拉的穆拉們經常熱烈辯論當地居民是否可以用俄國煤油燈的那一時期，薩德里丁·艾尼是很熟悉的。俄文的應用和學習，在布哈拉，是被嚴格禁止的。封建的暴虐的貴族們和穆拉們怕俄文是一條道路，通過這條道路，進步的思想就會傳給塔吉克人民的。

布哈拉的人民和他們的封建的領主們一直進行着激烈的鬥爭。薩德里丁·艾尼的弟兄就成為這一鬥爭的犧牲者，艾尼自己被關進監獄裏，受了七十五記鞭的刑罰。革命到來的時候，艾尼的個性已經完全成熟了，已經是一個浸潤過舊詩傳統的、精通他的人民的古代文化的人物。在中亞細亞的蘇維埃政權建立的過程中，艾尼全心全意地參加了新的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他以教師的身份，學者的身份，編輯的身份，工作着。同時，他寫了許多書。在這一方面，他得到了高爾基的極大的幫助。高爾基的藝術修養推動了艾尼的高度創造性的發展，成為塔吉克人民的第一個現實主義的散文作家。

「我第一次讀到高爾基是在一九三〇年，」艾尼寫道，「因為，以前，他還沒有翻譯成塔吉克文。那個時候，我讀到的作品是『我的童年』和『在人間』。這兩部書給了我深

刻的印象，因為其中有許多地方會引起我聯想到我自己的生活。這些書，對我的文學技巧有著極顯著的影響。高爾基的小說成了我遵循的模楷，指教我怎樣去描繪我的人物。我在我的寫作中學習運用民間傳說，這一點也得感謝高爾基。」

總之，艾尼從高爾基學習了現實主義。俄國的和蘇維埃的偉大的古典文學和蘇聯文學教育了艾尼，以人生的真相去描寫人生。艾尼寫了許多小說和短篇小說，其中有「奴隸們」，「學校」，「高利貸者的死」——所有的這些作品都為塔吉克人民經歷過來的各個歷史階段，提供了真實的寫照。「城市」的大部份是自傳，艾尼在其中敍述了一個生在封建鄉村的、成長在古老教會學校裏的、歷經了封建壓迫和剝削的恐怖的人的故事。

他對革命前的塔吉克斯坦的勞苦大眾和他們的封建的統治者——大地主，穆拉和高利貸者——的生活的描寫是有力的，而且是寫實的，生動地表現了全部的民族風格。當艾尼描寫到沙漠的沙很快地埋沒了那個鄉村，或者當他講到天花的瘟疫覆沒了整個家族，甚至整個部落的時候，這些自傳式的回憶不是沒有沉痛的。艾尼的主要的人物，是人民中那些堅強的、心地純潔的人，被富人殘酷地剝削着，由他們說明了：在生活的舊秩序下，一個

誠實的勞動者的智慧上和精神上的才能，發展的機會多麼少。

高爾基對勞動人民的愛並以他們爲榮的那種心境，艾尼是完全共有的。他夠得上重說一遍高爾基的話：『多麼好的一個號召——這個世界上的偉大的號召！』艾尼的寫作中有一種敏銳的幽默感和蓬勃的生氣。在他關於費扎巴節日慶會的描寫裏，在他關於那些生活在貧乏和饑餓中，但是不垂頭喪氣，決不放棄嘲笑「寄學問的」穆拉們的機會時、布哈拉教會學校學生的生活片斷的描寫裏，這些特點是特別明顯的。在一個八九歲的小村婦都達·包西蕭的故事中，在小學生們熱鬧的鬥鵝和射箭比賽的描繪中，這些特點也感覺得到的。艾尼的現實主義有一種真正人民的和民族的本質。他的作品的獨創的特色，表明了他以創造的方式，吸收了他的俄國同輩人和老師的影響，完全保存住他的環境的氛圍，而那永遠成爲他的作品的主要因素。

在「城市」和其他作品中，樂觀和同情交織着不可調和的仇恨，艾尼以樂觀和同情描繪來自人民中的人，以不可調和的仇恨描寫封建統治集團的代表們。艾尼和歷來的現實主義者一樣，對於各色各樣的封建剝削者，予以無情的暴露。他的裁判是一個親身經歷過

一切封建壓迫之恐怖的、對於他描寫的資料有直接知識的人所宣佈的裁判。

高爾基有一次說他自己有着政治經濟學的直接的知識，因為政治經濟學的格律「是刻寫在我自己的皮膚上的」。艾尼可以適當地引用高爾基這句話來說自己：他也在自己的皮膚上學習了封建暴政的政治經濟學的法則。

艾尼在表現他的高利貸者和專制者之上，巧妙地運用了諷刺。他關於勞動人民的敵人的描繪，是多種多樣的，而且慘人聽聞的。無情的剝削的場面，官員的命令下殘酷行刑的場面，伊默爾通過他的諂媚的官吏實施肆無忌憚的恐怖政策的場面，艾尼都以偉大的藝術的和科學的真實描繪出來，這說明了他十分熟悉舊社會生活中的政治經濟學的要旨。一個著名的塔吉克史專家B·加弗洛夫說得很正確：艾尼的書對塔吉克人民的歷史提供了豐富的信實史料。

艾尼的散文作品大部份都是取用伊默爾統治的黑暗時期封建主義下的塔吉克人民的生活，同時他的許多詩歌却是對革命的歡呼，革命把塔吉克人民從他們的封建惡霸和沙皇主義的走狗手裏解放出來。

艾尼的作品是他的國家的文化和生活所誕生的，反映了他的本國史的一個重要的時代。他是斯大林獎金的得獎人，塔吉克斯坦科學院的主席，他有很多的追隨者，他們成功地繼承了他的現實主義，把他的現實主義應用在從今日生活所取的資料裏。他的七十五歲的生日廣泛地引起了全蘇聯的注意。他的現實主義敍述的強力衝擊已經超越了塔吉克斯坦的範圍，達到了真正具有國際性的重要意義。

# 目 次

## 前 記

- 一 阿拉伯區
- 二 學習
- 三 書
- 四 小房間
- 五 俄文
- 六 大牛
- 七 大鬍子魯席

八 費扎巴之遊.....

九 穆拉都拉勃的鞋子.....

七

十 月食.....

六

十一 學期終了.....

五

十二 到鄉下去.....

四

十三 去布哈拉的路上.....

三

十四 名城的氣氛.....

四

十五 勒及斯坦廣場.....

三

十六 老婆婆.....

二

十七 「伊默爾的兒子們」.....

一

十八 士兵的操練.....

八五

十九 伊默爾的親戚.....

八六

二十 裁判的勝利.....

八七

二十一 阿拉伯區的晚會.....

八八

## 一 阿拉伯區

在布哈拉的高等學校裏，學年從「米贊」月（九月二十二日）開始，到「哈瑪爾」月（三月二十二日）為止，前後六個月。<sup>②</sup>

一八九〇年，我正十二歲，就和哥哥默克赫定到了布哈拉，我們是來讀書的。

從吉施都文區來的我們的同鄉阿勃都沙隆，是正教着哥哥書的一位老師的助教。他在這個阿拉伯區高等學校裏找到了一間小房間，就帶我們去住在那裏。

布哈拉高等學校的建築，正像中央亞細亞的大多數地區的高等學校一樣，一般地是平

● 「米贊」月和「哈瑪爾」月是回教曆的月份名稱。回教曆分太陰年和太陽年，太陰年以公元六二二年七月十六日，穆罕默德到麥地那的第二日，作為元年元旦。太陰曆是供歷史紀年和宗教祭祀用，太陽曆是供農耕種計算季節用的——中譯者。

房，或者一層樓的樓房。布哈拉、撒馬爾罕和塔什干等城市的各個高等學校都是這樣的。鋪石的廣場環繞着這些建築，庭院的四周都砌着焙磚，牆也是用焙磚砌成的，裝飾着高聳的拱門和壁龕；禮拜堂的上面頂着巨大的石頭的圓屋頂。這一些建築物都蓋上了彩色的玻璃瓦。一處高等學校的建築和裝飾，非雇請最好的建築師和匠人不可，因為這種大廈的興建是要使營造人和出錢的統治者流芳百世的。

學校宿舍却多半是些黑暗的、齷齪的小房間，兩個人住都勉強得很。只有一扇門，進出靠它，通氣透光也靠它。只有少數房間，牆上才有窗子或通氣洞。

學生們就在這些窯穴的門口燒飯、洗衣、堆積柴炭。煙也得從門口出去，因為營造人常常會忘記裝置煙囪的。

這些古老的高等學校是三四個世紀前建築起來的，一種雄偉的風格仍舊眩耀着人們的眼睛，這是封建制度的十足的表現，外表上文雅、壯嚴、燦爛，內部却黑暗、氣悶、穢臭四溢，而且無法忍耐地狹窄。

我們住的小房間是在阿拉伯區的寶塔裏，是在第四層樓。我們是由牆壁上的一個黑

暗的窄縫中進出的，但是我們也有一扇臨街的小窗。我們認為自己是很幸運的。

我出賣了家裏的爐子得到一些錢，哥哥在夏季裏在自己的村莊上當穆拉<sup>●</sup>積了一些錢，我們就拿這些錢去買米、豆、油、炭、柴，還有蠟燭，因為那個時候在布哈拉還不大知道油燈這樣東西。買來的一些，要供給兩個人過一冬的話，是不夠的，但是哥哥要留下少數錢自己用，就不能再買了。

在高等學校裏，哥哥的年資比我高，因為他多讀了一些時候——那些讀「阿卡德」的是認為比正在讀「沙黑·摩拉」的高一級的。他要穿着得好一些，也得買一定的書籍，還要買更寶惠的禮物送給老師。所以，他要留下一些錢。

我得找個職業來養活自己。

阿勃都沙隆勸說他的同桌吃飯的同學，找我做他們的廚子。有錢的學生們總是兩個

● 穆拉(mullah)回教徒之尊稱，係回教的神學者，可譯作「神學士」或

「教士」——中譯者。

人、三個人或者四個人一起吃飯，這是通行了很久的習慣。

和阿勃都沙隆同桌的是瓦爾丹茲來的穆拉喀新和吉施都文來的穆拉柯力別奇。他們三個人都是小康之家出身，一同在阿拉伯區讀書，可是知識程度却有相當距離。

柯力別奇熟讀可蘭經，能夠像鸚鵡一樣地背誦，當在拉馬丹齋期<sup>●</sup>的各種集會裏，背誦可蘭經的片斷，總賺到很多錢。除了這些收入，他的父親又補助他很多錢。

穆拉喀新是一個瓦爾丹茲商人的兒子，不大懂得塔吉克話；對於阿拉伯文字簡直是文盲。他的塔吉克字寫得這樣地糟，除了他自己，誰也認不得。他得學習認字、寫字，纔能爲他的在很遠的城市裏做生意的父親管帳。

穆拉阿勃都沙隆是馬哈來·沙拂利康的村莊裏來的一個農民的兒子，塔吉克話和阿拉伯話都懂得，文章寫得很漂亮，而且對當時高等學校裏學習着的學科，都有深刻的理解。當他還在學習的期間，他已經開始給別人講學了。

● 回教的九月。整個月自日出到日沒，回教徒都斷食持齋——中譯者。